

原來，那就是愛

被診斷為罕見疾病，是在我三歲的時候，這段記憶塵封深遠，我固然已記不清了，只後來聽家人轉述道，懵懂的我雖然對這突來的變故不甚了解，但看到一旁的媽媽哭得淒涼，當下只認定是自己犯錯了，連忙哭著湊上前去，拉扯大人的衣袖，一面哀求，一邊低聲道歉，最後，爸媽只得銜著哭笑不得、但終歸沉重的心情離開醫院。

深信佛教的媽媽，堅信著因緣果報的法則，並從小教導我因果的觀念，因此因果兩字，對於年幼的我深刻而直接。聽話不吵鬧，最終能換得一把甜蜜，外加幾句誇讚；偷懶不習作，傍晚時分不只要熬夜趕工，更有芒刺在背的瞪視。在幾次無俸的執法後，我收穫到的不只是喜悅和痛苦，還有深信因果的心。

那時的我認為，能夠不斷地精進，最終獲得到別人溫暖的注視，在被認同的那一剎那，所獲得的甜意，其實就是所謂的「愛」。

罹患「結締組織異常症候群」，脆弱的韌帶支撐不起纖弱的肌肉，因此無法負重，也無法做劇烈的運動，年紀稍長後，脊椎嚴重側彎勢不可免。然而縱使如此，年紀還小時我被家人的保護給團團包覆，因此即使身體脆弱，卻未曾體會到自己的不同，只是和其他的孩子一樣，在安全的前提下嬉戲玩樂，在不勉強的情形下學習，並在其中不斷地接受著愛，在那時，雖然不得已承受著病業，在宿命卻沒有侷限我的幸福。

這輩子第一次體認到自己的脆弱，是在國小一年的運動會。運動會前，同學們練著一百公尺的短跑項目，而我則在老師的安排下，並未參加任何項目，因此不用參與練習，但當我聽到起跑槍響的瞬間，我也不由自主地在跑道旁狂奔起來，那時的我只想著，就算不能參賽，但別人能做的是，我一定也要證明自己也可以，一定要超越自己，然而，那次練習最終慘敗收尾，在操場旁，我含著滿眶眼淚，默然無語。

回到家後，眼淚這才連同滿腹怨氣傾盆而出，從為什麼不能參加運動會，到為何會是我得病，甚至，為何我平常比同學們加倍聽話認真，反而會遭受到如此的痛苦。一連串的質問中，我感到氣餒緊緊掐住地我的心臟，這些我從未有過的負面想法瞬間充塞血管，卡在動脈裡，不吐不快。

媽媽靜靜地聽著，直到我機械式的質問告罄後，這才平靜地到：「我不認為你生病是遭到了報應，無論是前幾輩子或是這輩子的你，都是一定是一個善良的人。」一團疑惑忽地浮出，我眼神狐疑，心裡想著若是如此，那我得病有何天理？

她似乎看穿了我的疑問，接著柔聲道：「你一定是一個背負使命的菩薩，上輩子在佛陀面前發大願，這輩子自願和一個大難對抗，雖然痛苦，但等到有一天克服了，就能夠用這段經歷鼓勵很多人。」我似懂非懂，但聽到自己是一個擁有使命的人，只感覺胸中一股暖流升起，或許我不知道以後的我是否成功，或是未來的病況會如何惡化，但至少我從這番話裡，獲得了面對每一個明天的勇氣。

於是，在那場運動會，我仍然在跑道外起跑，加油的人群先是詫異著第七名

跑者的出現，隨即便是一連串低語，而那最後才想起的歡呼，我恍若不聞，待到醒覺的時刻，我已經突破終點線，雖然仍然是最後一名，但回首向往，雙手拂過我汗水的軌跡，我清楚感覺到儼然存在著的餘溫，就是剎那，我知道，並且肯定，無論如何，我這輩子走過的這一切都不會白費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思索著，或許「愛」象徵著公平的回報，但不該是絕對的公平，而是面對著不同的存在，適度給予參差不等的關懷，最終能使人們獲得相等的幸福。

在那次運動會的槍響後，我在人生的路途上開始起跑，路過了亦步亦趨的國小，越過了磨合的國中，在這段峰迴路轉之中，仍有不少身體造成的痛苦，也受到不少人的欺凌，然而這些常人所不能忍的痛苦，我仍然撐了過去，不因為我是如何樂觀的人，反而因為我是一個幸運的人，擁有一個勉強運轉得來的腦袋，課業方面略有所成，寫作方面的才能也受到許多人的肯定，那些掌聲讓我能任憑的迷航中，用羅盤偵測到自己的價值，因此才能長久下來不被打敗，和不至於太過悲觀的人生哲學。

升上高中後，雖然如願升上北市的第一志願，然而在多年的輕忽之下，書本壓垮肌肉，玩樂扭曲了脊椎。不巧的是，青春期的前半恰好是最留意外表的年歲。因此外在駝背，壓垮了內心得來不易的昂首闊步，而明星高中的競爭，也昏暗了原本醒目的讀書才能，終於，縮瑟的自卑又從眼神中，乃至言行中顯露出來。

自此之後，我變得異常沒有安全感，朋友們有意無意的一句話，只要稍微影射到我的痛處，憤怒隨之捲起濤天海嘯，只為了掩蓋地殼裡隱隱作痛的悲傷，幸好同學們接連不斷的暖流撫平了巨浪，我也找到自己在團體裡的地位。

度過這短暫的磨合期，這才發現一直以為所謂的自信，是依賴他人肯定才建構起的自信，本質仍然坑坑疤疤，那怕外表看來完好無缺，但在坑洞的後面，自卑仍然偷偷覬覦著這個世界，一旦稍有冷眼，或掌聲的補給短暫失聯，隨即便是一陣從心而起的惡寒，顫抖著抖落好不容易黏著起的信心。

即使有上述的煩惱，高中畢業後，我很幸運的上了台大，也得了全國級的文學獎，此番所獲得的掌聲，遠遠多過十八個年歲的總和，沾沾自喜是固然，但每每在洗澡時攪鏡自照，看著歪斜的身軀，一陣陣自卑仍然不斷從心裡溢出，走出浴室，擦乾身子，卻擦不乾心中的濕漉。我乃被迫承認，就算我獲得再多再大的成就，都無法填補我內心深不見底的自卑。

我開始懷疑自己對愛的定義，分明已經盡力過好日子，為了賺得善果；也努力樂觀起來，為了成為更堅強的人，但為何從中獲得的愛那般不堪一擊？連區區心魔都無法戰勝，於是我更進一步懷疑「菩薩行」的說法，如今的我，卻連為自卑所苦的自己也救贖不了，又要如何去拯救為自卑所苦的人們？

正當我深陷困擾的泥淖，或許是老天看到我一直以來的努力，幾番曲折下，我受邀一個深具使命的任務。揉一揉依然惺忪的睡眼，好好藏那蠢蠢欲動的自卑，我挺進偏鄉的國小，為新移民的孩子們籌辦兩天的暑期營隊，同時也開始了我的救贖之旅。在頑皮的國小生面前，光是勸說他們放下危險的剪刀，或是四處抓捕

脫隊的小鬼，就已汗流浹背，不出幾個小時，衣服已然濕黏在胸口，素來羞於見人的身材一覽無遺，而刻意整理過的瀏海已被柔爛成中分，若是平常，對外表的自卑達到高點，早已躲在角落徬徨失措，但那刻的我，連和自卑妥協的力氣都已耗盡，只是平靜地伴著孩子們玩耍，當天晚上，我翻閱活動照片時，清楚看到那刻的笑容不卑不亢，自卑不知為何似乎暫時遠遁。

第二天活動快結束的時候，我跟一個弟弟聊了起來，聊到氣氛暖了以後，他忽然眼神猶豫，問到：「哥哥，你有被別人嘲笑過嗎？」我心中一痛，自我防衛正要順勢竄出，然而在衝口而出前，我忍住了，低頭看向他的眼神，竟沒有一絲一毫的看輕，我看到的反而是一絲熟悉的氣息——那是自卑。

也不知哪來的想法，我反問：「那你有被嘲笑過嗎？」他縮瑟了一下，喃喃地說：「有時候同學都會笑我很矮。」我登時一陣心軟，連忙回道：「沒關係，我也被嘲笑過的呀，但就是因為這些嘲笑，才讓我有變得更好的動力。」說完，我才發現這句話好耳熟，不正是我每天故作堅強時，塘塞別人，也掩蓋自己自卑的一句話，而我忽然間意識到，剛才說這句話，擁有比之前前含金量更高的真心。看著弟弟思考的眼神，我又補了一句：「至少，在突破這些困難之後，我還挺喜現在的自己。」

說出這句話以後，一時對自己的樂觀不敢相信，卻也忽然輕鬆許多。第一次坦白的喜歡自己，居然是在一個素不相識的弟弟面前。而一個年僅五年級的弟弟，究竟能不能夠理解我折騰了十八年的體悟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至少我相信，他以後再被人嘲笑時，會想起我說的話，並且終有一天能夠戰勝他的自卑。

踏上歸途，行李輕了不少，因為自卑已被我拋去不少，並賺得了一小片愛。或許對於身體的自卑暫時還無法磨滅，但至少我有了一些領悟——不是先有能力以後，才想著要幫助別人，其實最快的方式是，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，體認到自己的價值，最終和被幫助者一同成長，趨向更加幸福的未來。

或許在目前，愛對我仍是一團撲朔迷離，但如果此時問我「愛是什麼」？我想我會說：「這個問題我會多年後回答，只因我目前獲得的愛都是出自旁人，待有一天，我藉由幫助別人，堆砌出從心而起的愛之後，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。」——因為真正的愛，唯有溫暖他人之後才能提煉出來。

而今的我，仍然會時不時地感受到自卑在心底的蠢動，但我已不被它困擾了，因為既已找到了排解的方法，哪怕這條路山長水闊，我相信我終有一天能夠劈草而過，看到前方因為自信而壯闊的風景，並為我這十八年來，與自卑的長期抗戰，畫下一個華麗的休止符。